小林多喜二选集

第一卷

适夷 王康 震先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 2 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3号
北京京华印書局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 I160 字数 248,000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印张 $11\frac{3}{16}$ 插頁 2
195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册
定价(3)1.05 元

前　言

小林多喜二是日本优秀的革命作家，党的优秀的文学工作者。他留下了許多具有高度成就的革命文学作品，他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最后为無产阶級事業献出自己的生命。

他生于1903年，牺牲于1933年。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九岁。

他生在日本本洲北部秋田县的一个貧穷的村子里，他的父亲是一个穷苦的佃农。1907年，在他四岁的时候，他們一家在故乡实在活不下去了，于是移居到北海道的港口城市小樽，投靠他的开面包作坊的伯父。他的幼年是在極度貧困中度过的。

关于他在小樽的幼年、青年时期的生活，他在許多作品里都有过描写。貧困的劳动人民的生活使得作者很早就养成了观察現实的敏銳的眼光，使他了解到劳动人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嘗尽千辛万苦的生活实况。后来，作者在他的短篇"龙吉与乞丐"里曾这样描写道：

> 龙吉至今还留着可怕的記忆。
>
> 不知怎么一个原故，突然山崩了，在崖上揮着鎬头的人，用車子运土的人，……这些人一下子就不見了，就好像突然被土給吸进去了一样，即使这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是从土里掘出来的屍体，在外边一扔就是兩三天，然后在后山里挖一个大坑，把那些黑紫色的屍体一齐

扔进去就算完了，連墓标都不給立一根……

有时在沒有月色的暗夜里，会听到喊声：

“逃跑了，逃跑了。”

“把头”騎着馬，手持木棒，到处叫嚷着。不消說，逃跑的人如果中途被捉住了，那定准是要被打死的。

这就是日本資产阶級和封建地主在北海道所进行的早期的“墾荒殖民”事業，这就是作者小时候生活过来的环境。

小林多喜二在1921年升入小樽高等商業学校，这时世界上出現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它冲破了帝国主义的包圍，正在朝气勃勃地建設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日本正遭受經济危机的襲击，工人阶級和資本家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剧，日本無产阶級的党——日本共产党誕生的条件接近成熟了。这时，在文学运动中，出現了宣傳第三国际政治路綫及革命文学理論的杂誌“播种人”。小林开始受到了革命的教育。

1924年，小林从高等商業学校畢業了，在北海道拓殖銀行小樽分行找到一个职位。銀行职員过的是比較安定的生活，对一个普通的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来說，本来是一个比較安逸的职位，但是由于小林对革命的逐漸接近，不允許他把自己停留在这种小市民的境地里。就在他畢業的那一年，他和一些同志創办了一个叫做“光明”（取用巴比塞的小說“光明”这个名字）的文学刊物。在以后的三四年里，他連續發表了十几篇短篇小說，他的作品洋溢着对受压迫受奴役的人們深厚的人道主义同情。

作者在和文学接近的同时，逐漸走上了更明确的革命的道路。他一方面积極地学習馬克思列宁主义，一方面积極地参加了革命文学运动，担当秘密發行的革命文学刊物的推銷人，和同志們組織了日本無产阶級作家联盟的小樽支部，同时又和工会

方面的革命活动家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参加了革命的实际斗爭。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已一步一步地走上了与劳动人民站在一起的道路。

1928年3月15日，日本的反动政府——田中内閣，發动了第一次共产党大檢举，逮捕了数千名革命者。在小樽，逮捕繼續了兩个月，有五百多人遭到拘禁。許多平日和作者保持密切关系的同志，也大多被捕了。这样，就使得作者奋然拿起笔来向敌人进行控訴。在当年八月，他写了著名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这部中篇不但深刻地暴露了日本軍事法西斯統治在發动侵华战爭前，对国內革命运动的血腥的彈压暴行，同时也从各个方面，描繪了共产党員、工会工作者、革命知識分子在这一殘酷斗爭中所經历的峻險的路程，和他們所表現的英雄品質。这部作品一出現，立刻受到广大劳动人民的热烈欢迎，因为它成功地运用了艺术武器，給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作者繼这个中篇之后，第二年(1929年)又發表了另一个中篇小說"蟹工船"，这是一部描写日本水产工人的英勇斗爭的作品。但是它的含义远不止此，作者的目的是在于通过他們的具体的斗爭事跡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質和它的殘酷的剝削行为，同时反映出日本工人阶級从自發斗爭到自覚斗爭的發展道路。这部作品發表后，贏得了普遍的好評与深远的影响，成为日本無产阶級文学运动中最珍貴的收获。

就在1929这一年，日本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將自己的团体"全日本無产者艺术联盟"改組了，他們成立了"全日本無产者艺术团体协議会"，并在这个組織的領导之下，分别成立了各种專門組織，如作家同盟、美术家同盟等等。小林多喜二当选为作家同盟的中央委員，从此他一方面繼續創作，一方面担当起領导革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命文学运动的任务。

1929年，日本的統治阶級对革命者又發动了第二次大規模的搜捕。作者在这种阶級斗爭極其尖銳的时候，發表了“不在地主”(意即“城市地主”)。这是描写北海道地主兼資本家的剝削阶級，如何殘酷地对农民进行压迫和剝削的一部作品，它一方面具体生动地反映了农村中佃农的痛苦生活，一方面又充分地說明了在反对剝削阶級的斗爭中，农民和工人阶級联合起来的必要性。在艺术形式上，作者也試圖对文学大众化的問題，作进一步的嘗試。

繼“不在地主”之后，作者又發表了兩个中篇：“工厂支部”和“組織者”，前者描写了工厂里面党的基層組織如何指导羣众进行斗爭的眞实情况，同时，它深刻地揭露了資本家想把經济危机轉嫁到工人阶級身上的陰險作法；后者描写工厂里的革命組織遭到敌人破坏后又重新建立起来的过程。

1931年，小林多喜二担任了作家同盟的中央委員兼書記長，这一年，他正式加入了日本共产党。他一方面写了許多論文指导革命文学运动，一方面从事創作。但是敌人的迫害是愈来愈厉害了。他終于在旅途中被捕，受到非刑拷打。接着，法院对他提出公訴，罪名是：“蟹工船”里有一些描写对天皇大为不敬。他坐了五个月的监牢，出獄以后，又立刻着手写“安子”和“轉形期的人們”。

“安子”描写两个农村妇女参加党的地下生活，逐漸提高阶級覚悟的过程。当时有不少作品，因为要强調人物的阶級性，写得比較公式化概念化。作者想通过安子的个性描写，創造出一个鮮明的突出的形象，但未能完全成功。

“轉形期的人們”，作者原打算分成三篇来写，前篇描写商本

主义① 的抬头，中篇写小樽的总罢工，后篇写从福本主义的沒落到"三·一五事件"② 爆發。作者企圖通过工人、农民和学生的生活来說明那个时代的特点。但在1931年，日本統治阶級發动了"九一八事变"，日本的反动势力愈来愈瘋狂了，对作者的迫害也愈来愈兇狠了，作者公开活动已不可能，在1932年4月之后，被迫轉入極端困难的地下斗爭，因此这部長篇小說，只写了一个序篇，未能完成。他在从事地下斗爭的时候，一方面指导無产阶級文学运动，同时写了他最后的一个中篇小說"党生活者"。

"党生活者"，是一部用第一人称写的小說，是作者在繁忙的革命活动中，利用一点一滴的时間写出来的。作品中的"我"，是一个献身于革命事業的知識分子，"我"这个主人公，在当时革命斗爭極度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厂支部的秘密活动，通过現实的严格考驗，不断地克服殘余的小資产阶級意識，一步一步地鍛鍊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頑强机智的共产党員。在这部作品里，主人公的自我改造的决心及無条件献身于革命事業的精神，使讀者十分感动。主人公和他的母亲之間的眞摯的感情，以及为了效忠于革命事業，正确地处理了革命和个人的关系，这些动人的描写，显示出日本革命文学高度的艺术成就。

1933年，作者在地下工作中遭到了敌人的逮捕，当天在东京筑地警察署受到了特务的慘不忍睹的拷打，特务們当然是了解小林多喜二在革命文学运动中所佔的重要地位的，他們想从他的身上得到党組織的秘密，但是他們的企圖落空了。作者坚守

---

① 福本主义，指日共的"左"傾机会主义。福本和夫是1926年以前，日本共产党內关門主义傾向的代表人物。

② "三·一五事件"指上文所說1928年3月15日發生的事件。

了革命者的誓言，什么也沒有說。当天晚上，日本工人阶級优秀的兒子，小林多喜二，就这样死在獄中了。

小林多喜二，他的光輝的名字是永远存在于日本文学史上的。而且，随着日本人民解放事業的日益高漲，他的作品的重要意义，將愈来愈为日本人民所認識。战后小林作品的大量發行，“多喜二与百合子研究会”的成立，都可以說明这一点。

小林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突出地用艺术形象来揭露日本統治阶級的本質。他前期的几个主要作品“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蟹工船”、“不在地主”，联成一个整体，对法西斯天皇政权及資产阶級、封建地主，構成了一个总的控訴書。而后期的主要作品，多半是描写革命者的形象，鼓动讀者起来和黑暗的社会作斗爭。因此，統治阶級是最害怕他的作品的傳佈的，不管誰，只要藏有他的著作就不免要被逮捕。战后日本某些文学評論家，对小林多喜二的艺术成就，进行若干否定的批評，但是只要想一想它們所起的作用，任何人都是無法否定他的作品的眞正价值的。

当然，正如他最亲密的战友藏原維人所說，小林的作品并不是沒有缺点的。只要我們考虑一下他进行創作的具体情况（他是在日本革命文学的草創时期，在参加革命实踐的困难条件下，不断地摸索，不断地改造自己，不断地和敌人进行斗爭中从事写作的），那么，他的某些作品中有些在艺术上不够成熟的地方，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但是我們决不能因为这些局部的缺点就否定他的成就，更不能允許夸大这些缺点来为形式主义文学做辯护。中国的讀者，和日本的劳动人民一样，对小林的作品是給予高度的評价的。

小林在1929年給“蟹工船”中譯本写的序言里曾說过这样的

話：

> 中国工人阶級的英勇斗爭，給了骨肉相連的日本無产阶級以極大的鼓舞。現在……英勇的中国工人阶級能够讀到这本書，这是我深为兴奋的。

这就是小林多喜二对中国無产阶級革命所表示的友爱精神和深切敬意。作者为敌人虐杀后，魯迅先生曾發过这样的唁电：

> 日本和中国人民是弟兄，資产阶級用血在我們之間划了界綫，而且現在还在划着。但是無产阶級和它的先驅者却用血来洗去这种界綫。小林多喜二的死就是最好的証据。我們知道，我們不会忘記，我們將坚决地踏着小林同志的血路，携手前进。

从魯迅先生和小林多喜二的話里，我們可以了解到中日兩国劳动人民友誼的深厚历史。今天，我們在重讀小林多喜二的作品时，是会感慨無限的。

小林多喜二的一生，是从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人道主义者，逐漸成長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一生；是知識分子决心自我改造，把全部身心交給人民的一生；是把自己的所有的精力与生命献給無产阶級革命事業、用笔也用行动而进行着不懈的战斗的一生。我們可以从小林多喜二的作品中所表現的日本劳动人民和無产阶級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資本主义的剝削、反对法西斯政权的压迫的英勇斗爭，預見到日本的未来的日子，一定是屬于日本全体劳动人民和工人阶級的。小林多喜二的作品的巨大意义就在于此。

沉　英　1958年12月

目　次

前言(沉英)…… 1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适夷譯) …… 1
到东俱知安去(王康譯) …… 69
蟹工船(适夷譯) …… 115
不在地主(震先譯) …… 199
暴風警报(王康譯) …… 313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

本篇原名“一九二八·三·一五”，發表于1928年“战旗”杂誌十、十一月号，譯文根据1954年岩波文庫本譯出。

一

对于阿惠，这种事情是很难習慣的。虽然已經發生过好几次了，她却还跟第一次一样，吓得心头直跳，慌張不堪；而且每次都被丈夫龙吉說了。可是对于一个女人，这总是太强烈的打击。

——工会的人到家里来开会討論問題的时候，阿惠端着茶走上阶沿去，有好几次听見丈夫說話的声音：

“对老婆做思想教育，就是难办……”

“革命从廚房开始——这是一定的公式，小川，你說得眞有意思。”

“的确，我的老婆就是一个教不会的。”

“跟太太做理論斗爭，总是要失敗的。”于是，大家就取笑他了。

丈夫嘴里支吾着，窘得好像双手抱紧了自己的身体。

早晨，龙吉正在刷牙，阿惠在一旁把热水給他倒进廚房水槽上的洗臉盆里。

“你知道罗莎① 么？”丈夫把牙刷在嘴里抽动着，忽然想起似的問了。

---

① 罗莎指罗莎·盧森堡，德国女革命家。

“罗莎？”

“罗莎。”

“列宁，我倒知道……”

龙吉低低地說：“你这傻瓜。”

阿惠从来不想知道这些，也从来沒在这方面下过工夫。她覺得那些事記不住，記住了也沒有用处。列宁和馬克思的名字，还是从女兒幸子那兒听来的。自从知道了这兩个名字，就常常留意，到家里来的工藤、阪西、鈴本他們，跟自己的丈夫老是談到列宁、馬克思。因此有一次，不知怎样說起，她对丈夫說：“馬克思好像是工人的菩薩吶。”丈夫吃了一惊，看着她說：“你从哪兒听来的？”阿惠虽然受了賞識，却也沒有覚得高兴。

虽然如此，阿惠对于丈夫和工会里的人們，跟他們所干的事，并沒有不好的感情。开头，她見了那些工会里的人，样子不大整潔，神色有点严厉，心里就有些害怕。在她的印象中，有一个时候感覚这是一些很难接近的人。可是跟他們談起話来，却比那些一味傻笑、分外慇勤的学校里的先生（丈夫的同事），反而合得来。他們一点也不拘拘束束、拐弯抹角，却像孩子似地老把阿惠他們逗笑。他們第一次在她家里吃飯还有点不大自然，后来，就自己要飯吃，要洗澡錢，要买烟卷的錢。而且都那么單純，一点沒有虛伪。漸漸地，阿惠对他們發生了好感。

碼头上大罢工的时候，阿惠在外边听到各色各样“可怕的謠言”。开头她还想不到工藤、鈴本他們所領导的罢工，就是那么“可怕的”罢工。

“罢工对誰可怕呢，对有錢人，还是对穷人？”

听丈夫这样說，她思想上还是搞不通。

“不是講道理呀。”

报紙上每天用大号字的标題發表罢工消息，說罢工会使整个小樽市变成黑暗；罢工的工人要燒資本家的房子，又說工人跟警察冲突，有好些人被捕了（其中就有渡和工藤）；又說这罢工受全市人民的咒罵……阿惠想到丈夫龙吉也完全忙着罢工的事，晚上差不多都睡在工会的办公处，不覚皺起了眉头。当龙吉帶着一張睡眠不足的青腫沉郁的臉回家来的时候，她問他："沒有出什么事嗎？"

"路上被特务釘上了，好容易繞了道兒回来。"

說着，就鑽进被窩里去，說："五点鐘叫醒我。"

阿惠在他的枕边坐了一会。她对于丈夫所干的事，从来沒有說过什么話。可是，心里悶悶地想：多么受罪呀，把什么都牺牲了，到底有多少用处呢。大家那么兴奋地叫喚着的那种社会——無产阶級的社会，也不見得那么快就会到。还有幸子，眞的，不要干什么意外的事才好呀。有时她覚得丈夫所干的事，不过是特意弄得吃不上飯，心里就引起了一种女性特有的不滿。

可是，阿惠听工会的人講过工人的种种事情，知道工人的悲慘的生活。他們受苦，苦得再也受不住了，因此对那些無理剝削他們的有錢人抱着很大的仇恨。阿惠也知道，工会的人領导他們，把斗爭扩大开去。她虽然不明白丈夫他們所干的事什么时候才有希望，但覚得是非常"大的"、"了不起"的事情，这甚至使她有一种近似"驕傲"的感覚。

龙吉在第三次被捕之后，被学校解了聘，不得不依靠开一个小杂貨鋪勉强过活。那时候——阿惠虽然早有一种朦朧的預感，知道这样的事情有一天一定会到来的，却还是像受到意外的打击似的感到一陣暈眩。可是經过了这件事之后，她差不多再也不嘀咕了。

龙吉自从摆脫了职务的拘束，更加积極深入到工作中去了。从此特务就常常上門。阿惠瞅見鋪子門前轉来轉去的陌生人，分里就發凉。仅仅这样倒还好。有时这种人瞅着門牌跑进屋子里来，“請到警察局去一趟，”这样說着，把龙吉帶走了。丈夫被兩个便衣押着走出門外去，这情景是非常难受的。丈夫走了之后，屋子里就永远留下一股特别淒清的空虛的感覚。也許阿惠的心臟比别人脆弱，在这样的时候，她的心总是跳个不停。她用手按着自己的胸口，臉色白得像一張紙，在屋子里楞生生地走来走去。

对于阿惠，这种事情实在是很难習慣的，虽然已經發生过好几次了，她还跟第一次一样，吓得心头直跳、慌張不堪。而且每次都被丈夫說了。可是对于一个女人，这总是太强烈的打击。阿惠就是这样。

三月十五日天还沒亮的时候，在睡夢中被人拉起来，屋子里全被抄过，也不讓家人說一句話，丈夫就被五六个法院和警察局的人帶走了。那时阿惠却茫然地坐在床上，一直不动，过了好久，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那天早晨，幸子突然被一种声音惊醒，霍地睜开眼睛，懵里懵懂向屋子里扫了一眼。是什么时候，天亮了么？为什么隔壁屋子里有五六个人吵鬧的声音。假使在半夜，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可是电灯还开着，天当然还沒有亮。怎么回事呢。席子上有誰在不断地咭吱咭吱走来走去。

“再抄一抄隔壁的屋子。”紙門外边有一个陌生人的声音說。

“那是寢室，什么也沒有。”是媽媽的特别放低的嗓子。

“要抄就抄吧！”爸爸說。

“会把阿幸吵醒的……”

幸子只断断續續听清这几句話。她想，有人进来，她得假裝睡着。

从架子上搬下东西的声音，翻报紙的沙沙声，把席子翻起来的声音，打开櫃子抽斗的声音，一只，两只——一共七只，全部都打开了。她在心里数着。接着，在廚房那边，食櫥也打开了。她渾身感到一陣寒气，瑟瑟地哆嗦起来。不管怎样把身子縮成一团，不管怎样翻身，总是感到發冷、身子直哆嗦。忽然，牙齿跟牙齿碰得咯咯地响起来了。慌忙在下巴上用一把力，才停止了。沒有听見爸爸媽媽說一句話，怎么回事，說話的尽是陌生人的声音。

家里常常有許多人来，可是她立刻覚得，这回来的人跟平常不一样，是完全另外一种可怕的人。

紙門打开来了。一大片刺眼的光綫立刻斜射进屋子里来。幸子慌忙把眼睛閉上。心别别地跳起来。她假裝翻身，微微睜开一点眼睛偷看。媽媽两手迭在胸口，瞅着自己的睡臉。媽媽的臉上白得沒有一点血色。爸爸站得远一点，在瞅看那些陌生人抄查的动作。爸爸的臉显得特别严厉，也許因为正在电灯旁边的緣故。

有五个不認識的人。其中一个長胡子的大概是他們的上司，手里提着一个很大的黑皮包，对那些正在抄查的人不知說了些什么話。抄查的人就照他的命令行动。两个是警察，另外两个是穿便衣的。——爸爸干了什么事啦，这些人到这兒来干什么。那些陌生人动手翻幸子的書包，把書一本本倒过来抖动；又一点不客气地把許多玩具在席子上打开来。这使幸子特别动了感情，眼睛里湧出淚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